

淮南集證

卷一
孟
十
冊

淮南內篇集證卷十七

北平劉家立纂

說林訓曰叢生曰林因以題篇萬物承阜若林之聚矣故

說林生曰此篇高注○陶氏曰此篇高注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

遽契其舟櫓注契刻也櫓船弦板也墮劍於中流刻

其船弦言其於此下失劍也櫓讀如左傳襄王出居

鄭地氾之氾也

王氏曰今本櫓字作櫓高注讀如氾則與櫓字聲不相近徧考書傳亦無

謂船舷板爲挽者挽當爲櫓櫓與汜同聲故讀從之櫓本作艤廣雅曰艤謂之舷謂船兩邊也集韻類篇竝云艤或作櫓櫓字草書作櫓因譌爲挽矣楊慎古音餘於陷韻收入挽字引淮南子遽契其舟挽音汜

則爲俗本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注日莫

薄岸而求劍於其所刻櫓下故曰不知物類也夫隨

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注隨一隅之迹刻柂之類或無有大於此也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狗是時爲帝者也注土龍以求雨芻狗以求福時見貴也曹之裂布蛬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注楚人名裂布爲曹今俗間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燒以傅蜡蛬瘡則愈故蛬者貴之半璧曰璜璜以發衆國家之寶故曰然非夏后氏之璜也俞氏曰高注謂楚人名布著其旁謂之曹布今俗間以始織布繫氏字則曹是人之氏族何得以布言之乎今有氏字若有者蓋涉夏后氏之璜而衍非高本之舊也惟高說義亦未安若從前一說則曹卽布之異名言曹不必更言布若從後一說則當以曹布連文不當曰曹之裂布也曹疑當讀爲禮廣雅釋器曰禮補也玉篇巾部

則禮者。疑是小兒承藉齒。裹之布。故亦謂之襍。襍猶

席也。漢書宣帝紀注引李奇曰。襍小兒大藉也。卽其類也。禮之裂布者說文衣部裂繒餘也。字通作烈爾。

雅釋詁烈餘也。裂布卽餘布言承藉小兒其四邊所有之餘布也。是其爲物至賤然而賊者貴之。正上文所

時有所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合之意。

深微廣大矣。注言其深微廣大故能生天地也。足所

躉者淺矣。然待所不躉而後行。注躉履也。待所履而

行者則不得行故曰待所不躉而後行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注褊狹知所知所不知以成

明矣。游者以足躉以手挾不得其數愈躉愈敗。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注愈益敗猶沒也不用手足而

自游也。鳥飛反鄉免走歸窟。狐死首丘。寒蟬翔水。注

寒蟹水鳥

陶氏曰文選謝惠連擣衣詩注引許注曰寒蟹屬也文子上德篇作寒蟹得木許

本當同與高本作水鳥解者正異文選劉鑠擬古詩亦引淮南作寒蟹爾雅釋蟲蜋寒蜩郭注寒蟹也

似蟬而小青色莊子逍遙遊釋文司馬注惠姑寒蟬也一名蛻蛻陸云卽楚辭所云寒蟹玉篇蟹寒蟬屬

與許各哀其所生注哀猶愛也俞氏曰文子上德篇

與依古聲同此作哀者卽依之段字耳注云哀猶愛也非是哀

毋貽盲者鏡毋予瞽

者履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注賞遺也章甫冠也

越人斷髮無用冠爲椎固有柄不能自椓目見百步

之外不能自見其眎注喻人能有所爲而不能自爲

也狗彘不擇廩甌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注偷

取也顧反也肥則烹之故近其死也鳳皇高翔千仞

之上而莫之能致注七尺曰仞非聖德君不致故曰

莫之能致也月照天下而蝕於詹諸注詹諸月中蝦

蠶食月故曰食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螂蛆注殆

猶畏也螂蛆蟋蟀爾雅謂之蜻蛚大腹也上蛇蛇不

敢動故曰殆於螂蛆也陶氏曰大藏音義引許注曰
螂蛆一名吳公也御覽九百四十六引舊注曰
螂蛆蓋吳公也此卽許注廣雅

四十六引舊注曰螂蛆蓋吳公也此卽許注廣雅
蠶吳公也字林亦同皆本許義玉篇蠶蠶能食

蛇吳公亦名烏力勝曰而服於離杞能有脩短也注烏在

日中而見故曰勝日服猶畏也離杞爾雅謂之神葢

秦人謂之祀祝間蠶時晨鳴人舍者鴻鳥皆畏之故

曰能有脩短也王氏曰今本杞譌爲礼蓋因杞譌作
礼後人因改爲禮耳埤雅引此作離

禮則所見本已誤廣雅曰車揭焦杞也鈔本御覽引
廣雅作鷁礼刻本作離禮亦是鈔本譌杞爲礼刻本

又改爲禮也今本廣雅作鷁托亦杞之譌鷁離二字往往相亂說文曰離祝鳩也昭十七年左傳注則

云祝鳩鶡鳩也。然則淮南之離杞卽廣雅之鶡杞也。此六句以諸姐爲韻。日杞爲韻。若作禮則失其韻矣。

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矣。注生寄死歸殤子去所寄歸所安故以爲壽彭祖蓋楚先壽八百歲不早歸故以爲夭論語曰竊比於我老彭蓋謂是也一說彭祖蓋黃帝時學仙者言不如殤子早歸神明矣纏短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注任讀勝任之任怒出於不怒爲出於不爲注不怒乃是怒不爲乃是爲也視於無形則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至味不慊注慊快也陶氏曰大藏音義引許注曰慊衡也。口有所衡食也。玉篇口部引淮南子至味不慊。慊衡也。卽許君注說文慊口有所衡也。

正與淮南注文同。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叫注叫噪呼

也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鬪得道而德從之矣。

注不斲不自斲削不豆但調和五味使神人享之而

已不復自列簠簋籩豆也大勇人聞自畏之不復鬪

也俞氏曰大匠大勇皆以人言而大豆獨以器言且大豆不具義亦難通殆非也淮南原文本作大庖

淮南所本高氏此注亦應與彼同今但存豆簠簋籩不豆呂覽貴公篇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鬪卽

其舊也今據呂覽高注改之又按豆剗之段字廣雅

釋詁剗裂也大庖不剗謂不自割裂與不斲不門一律說詳呂氏春秋

譬如黃鍾之比

宮太簇之比商無更調焉注更改也以瓦鉉者全以

金鉉者跋以玉鉉者發注鉉讀象郡銅柱之柱鉉者

提馬雒家謂之投翮全者全徐步跋者刺跋走發者

疾迅發讀射百發之發也李氏曰鉉莊子達生篇俱作注列子黃帝篇俱作撢

呂覽去尤篇竝作投而皆不云玉首云瓦同次皆云鉤次皆云金其全跋發之文無一同者要其義無甚

異也鉤與注同義廣雅釋詁鉤置也鉤讀象柱馬援立銅柱餘之柱恐誤疑當作讀象郡銅柱之柱馬援立銅

柱於交趾交州刺史領日南等郡日南秦改爲象郡故可云象郡也提馬投翮大都博注之謂金者金步

徐汪一鸞本皆作全自此以下分釋全跋發三字作全爲是金則無須注也金步徐不甚瞭以意求之對

下文刺跋疾迅言是此步徐卽徐步也全莊列作巧呂覽作翔巧翔全一聲之轉翔亦安詳之意是

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爲之掘注所重謂金與玉掘律

氣不安祥也達生篇作凡外重者內拙是其證史記

貨殖傳田農掘業徐廣曰古拙字亦作掘逐獸者目不見太山注見獸而

已嗜欲在外則明有所蔽矣注蔽者見利之物不見

其害也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聾

聰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問

之哉。注策四十九策可以占吉凶，欲以問於數數可

卜筮者也。舞者與節坐者不期而拚皆如一所極同

也。日出湯谷。

陶氏曰：史記集解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引許注曰：熱如湯也。說文姦字下云：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搏桑。湯字下引商書曰：湯谷也。今淮南乃洪範曰：湯若之譌文知許氏定作湯谷也。

按許高注雜正文用許本而遺脫其注。觀史記漢書注引許注如是益信。正文作湯谷無疑。又史記索隱引淮南子曰：日出湯谷。文選蜀都賦注及繆襲挽歌詩註皆引淮南作日出湯谷。卽此處文也。漢書楚辭論注衡諸本並作湯谷。中水熱也。亦與許本同。海內東經下有湯谷。入湯谷中水熱也。亦與許說同。說文湯熱水也。入于虞淵。莫知其動。須臾之間抱人之頸。注抱猶戾也。

陶氏曰：玉篇引作須臾而輞人之頸。又引許注曰：戾也。高本僥字乃抱字之誤。廣雅軫輞轉也。卽本許

注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注御龍治鬼不益世用故以御

馬治人爲急務矣解門以爲薪塞井以爲臼人之從事或時相似注或有也相似似其愚水火相憎鑊在其間五味以和注鑊小鼎又曰鼎無耳爲鑊鑊讀曰彗鑊受水而火炊之故曰在其間骨肉相親讒賊間之而父子相危注晉獻公楚平王是也夫因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注所以養喻讒賊害所養喻骨肉殺亦削也頭大冠小不相宜削殺其頭以便其冠愚之至也昌羊去蟻蝨而來蛉窮注昌羊昌蒲蛉窮蚰蜒入耳之蟲也除小害而致大賊故小快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注不若其無爲牆屋之覆爲敗牆屋之壞更爲土

歸於本故曰逾屋之覆也璧瑗成器磁諸之功注磁

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錯磁讀一曰廉

氏之廉劉氏曰磁諸讀若籃文鎔邪斷割砥礪之力注力

亦功互文也狡免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強弩藏注

烹猶殺藏猶殘喻不復用也蟲與驥致千里而不飛

無糗糧之資而不饑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

則幸故禍中有福也鬻棺者欲人之疾病也畜粟者

欲歲之荒饑也注荒大饑粟不熟水靜則平平則清

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爲正注匿猶逃也

川竭而谷虛邱夷而淵塞脣亡而齒寒注虛無水也

夷平塞滿也河水之深其壤在山注言非一朝一夕

也鈞之縞也。一端以爲冠。一端以爲綵。冠則戴岐之。

綵則屨履之。

王氏曰。當爲岐字。今本作戴。致二字義不相屬。致

亦戴也。屨亦履也。岐之言。岐閣也。廣韻。岐戴物也。岐又曰戴也。屨亦屨也。載與戴古字通。文子上德篇作冠。則覽布帛部引此無致。屨二字。此以意刪不可從也。

知己者不可誘以物。注物不能惑之。明於死生者。不

可劫以危。注危無能懼之。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注

涉不能溺也。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注骨肉

謂一人之身。故曰節族之連也。心失其制。乃反自害。

況疏遠乎。注言心失制度。則自害其身也。疏遠喻他人也。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

其向之誠也。注向仰誠實也。宮池涔則溢。旱則涸。江

水之原淵泉不能竭注涔多水也竭盡也蓋非撩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撩輻未足恃也金勝木者非以一刀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墣塞江也

陶氏曰御覽三十六引許注曰墣塊也說文墣塊也訓正同玉篇引淮南子非以一墣塞江

君舊說 許君舊說

璧者見虎而不走非勇也勢不便也傾者

易覆也倚者易軼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注軼讀軼

擠之軼幾近也設鼠者機動注動發也發則得鼠釣

魚者泛扠注泛浮扠動動則得魚

王氏曰今本作泛杭御覽獸部引作泛

泛抗抗抗二字義與動皆不相近字當爲扠扠誤爲抗又誤爲杭耳說文扠動也小雅正月篇天之扠我

毛傳曰扠動也考工記輪人則是以大扠鄭注扠搖動貌司馬相如上林賦揚翠葉扠紫莖扠字亦作扠

晋語故不可扠也機動則得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扠亦動也機動則得鼠泛動則得魚故高注云

得魚也。則任重者車鳴。注任者輦也。詩云我任我輦。

俞氏曰高注任者輦也。此說失之。黍苗篇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毛傳曰任者輦者車者牛者牛者鄭箋曰有負

輦爲二事。若曰任者輦也亦將曰車者牛也其可以任

任正者。今按此任卽所謂任木也。考工記軸人曰凡任木

任其長以其一爲之圍。鄭康成說任正衡任未得其義

宋戴侗六書故曰任正者軸也。衡任者軸也。近世學

深者程氏瑤田則謂必在輿下者始足當任木之名。隧

四尺四寸。軸在四尺四寸下者任正也。車廣六尺

六寸。軸在六尺六寸下者衡任也。金氏榜則謂凡任

木縱者皆名任正。橫者皆名衡任。任正者軸也。伏兔

也。衡任者軸也。衡也。其說皆本戴氏。芻狗能立而不

能行。蛇牀似麋蕪而不能芳。注蛇牀臭麋蕪香謂許

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醜於色。注醜猶怒。一曰愧也

人莫不奮於其所不足。注奮厲也。以兔之走使大如

馬則逮日遺風。注言其疾也。

孫氏曰。今本遺作歸聲。之誤也。呂覽本味篇馬

注行迅者遺風之乘高。謂之遺風。

及其爲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

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妨

大節也。黃帝生陰陽。注黃帝古天神始造人之時化

生陰陽也。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注上駢桑林皆

神名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注女媧王天下者七十

變化也。此言造化治世非一人之功也。終日之言必

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與

也。其守節非也。注非者非其真也。牛蹏彘顱亦骨也。

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敖倉

者不爲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爲之多飲。期滿腹而已。

注敖地名倉者以粒常滿倉在滎陽北蘭芷以芳未

嘗見霜。

注芳香也。

王氏曰今本蘭芝當爲蘭芷字本

蘭芷

即今之白芷也

隸書止字與

香草不當與蘭芷稱

凡諸書中言蘭芝必稱蘭芷芝非

是芷字之誤

因誤而爲芝古人言香草者

必稱蘭芷芝非

蘭芷下文蘭芝欲脩而秋風敗之芝亦芷之誤今改

蘭芷下文蘭芝欲脩而秋風敗之芝亦芷之誤文子上德篇正作蘭芷下文蘭芝欲脩而秋風敗之芝亦芷之誤今改

正鼓造辟兵

壽盡五月之望注鼓造蓋謂梟

一曰蝦

墓今世人五月望作梟羹亦作蝦蟆羹言物不當爲

用也。

莊氏曰

造卽戚字故戚然改容亦作造然改容

毛詩戚施說文作龜靈云詹諸也詹諸卽蝦墓

矣

舌之與齒孰先礲也注礲磨盡也鎔之與刃孰先

弊也注鎔矜下銅鎔也鎔不朽而刃先弊鎔讀頓首之頓繩之與矢孰先直也注矢箭也鱗之與蛇蠶之

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注人愛鱗與蠶畏蛇與蠋故